

## 鸟鸣春意闹

文/钟芳

态,鲜艳斑斓的色彩,清新如洗的歌声,不但给自然界带来无限生机,也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。清人张潮的《幽梦影》:“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,白昼听棋声,月下听箫声,山中听松声,水际听欸乃声,方不虚生此耳。”春夏秋冬,每一个季节的声音都美得令人着迷,流连忘返。春暖花开时节,踏青草,听鸟鸣,闻花香,你会发现,原来美是这么的朴素,幸福是这么的简单。

在故乡,麻雀、燕子、喜鹊和斑鸠是农家最常见的鸟类之一,田野里、草地上、树丛中,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在闪动,有时在田间迈着灵巧蹒跚的步子自在地觅食;有时在树干枝头灵活的蹦来跳去;有时则成群结队轻盈跳跃,欢叫几声展开翅膀,轻盈地划过蓝天;有时在黄昏的空中上下翻飞,背衬青山绿水,花红柳绿,极富诗情画意。清晨的乡村素雅恬静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花香。每天拂晓时分,各种鸟儿的叫声便掀开了一天的新生活。麻雀的唧唧叫,清爽明亮;燕子的呢喃细语,天真调皮;喜鹊的喳喳叫,灵动喜气;斑鸠的咕咕声,生动鲜活。

林语堂说过:“各种鸟鸣悦耳异常,除以音乐比拟之外,实在不能用字句形容。”鸟儿实在是大自然最深情的乐师,鸟鸣无疑是最动人的乡村音乐。它们通常一只先叫,然后另一只或好多只跟着叫起来,忽高忽低,时急时缓,有的属于民族唱法,有的属于美声唱法,有的属于通俗唱法。一会儿是深情款款的独唱,一会儿是眉目传情的夫妻对唱,一会儿气势磅礴的大合唱,声音舒缓而悠扬。

儿时的我就爱听各种鸟儿的叫声,只是,那时就单纯地喜欢,一有叫声就会和小伙伴们循声找去,或是躲在树丛背后窥看。哦,看到了,成群的燕子聚集在桃树上,还有的正从天空悠悠地飞落,好像是要参加一场欢快热闹的“森林音乐会”。与这小精灵如此近距离地接触,竟让我十分快乐。那燕子羽毛乌黑黑的,眼睛亮亮的,嘴唇黄黄的,小脑袋摇来摇去,透出几分天真和调皮。其中有两只情侣燕儿相对呢喃细语,间或用小嘴帮对方梳弄羽毛,满是怜爱和温馨。叽叽喳喳的叫声始终在耳边萦绕,既划破了山村的寂静,也令人情思涌动,倍感亲切。

有人说鸟是开在树上的花朵;我要说,鸟是树上的歌手。林鸟相依,鸟飞鸟唱,是鸟鸣与森林的和谐。倾听鸟鸣,简直是听一首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乐章。听鸟鸣春,远离尘世的自然纯美,让我的心灵芬芳如花。

## 春天的小路

□ 沿石

春风在大坝上止息了  
在黄昏到来的晕凉里又涌荡  
从高处看送我过来的小路  
它的弯曲不仅是凄美  
是它的主旨是它掠夺过的人生  
是大自然里毫无保留的裸露  
它告诉青春  
奔跑过的可能会突然迂回  
但更多的痛苦不会招致突然开悟  
只是默默的在春风里忍住剧痛  
仿佛春天使小路弯曲  
仿佛爱情是一个人单独地痴想  
仿佛永不相见是思索永恒的财富  
仿佛树林深处小路带来了她的影子  
要不为什么有突升的飞雀  
有不知名的鸟儿的啼啭

## 春天的皮包

春天包括荒草吗  
枯黄的芦苇像处女一样羞涩  
探着头凝望着  
天空的云朵还思索着寒冬的余威  
没有人能用手摸一摸云朵的温度  
但大雁从它的怀抱里颠走了  
柳树在池塘边极小心地讲述着  
春天的皮包里最艰涩的奥秘:  
沉默的槐树林将步我的后尘  
变成绿茸茸的小胖孩  
我的嫩黄青绿的细芽里满怀苦涩  
处女一样婉约的芦苇荡  
挡住了  
如爱情一样迷人的雁群  
春风又胡乱地扬起了我的手臂  
不是离别  
是彼此的重生与凝望  
被春神极小心地  
装入了春天的皮包

## 春天的蓝鲸

春夜留不住人  
能留住酣睡里的梦  
父亲又在打我  
把父亲上升到暴君的形象  
他才成为大山成为山脊  
窄得只容父亲通过  
连专制也扭身带走了  
天堂为此而凹凸不平  
“爷爷的遗像多么慈祥啊”  
这是最有力量的黄金分割线  
当我的孙子也这么说时  
我的儿子心服口服  
彻头彻尾地无力反驳  
眼泪由悲伤转为喜悦  
亲眼目睹了  
一只蓝鲸沉入了海底  
巨大的善良和笨拙  
并永不再浮出水面

